

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

敵愾參考資料

第14期

日寇最近的暴行

軍委會
政治部
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三組編印

國立中央圖書館
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NANKING

是有功去已！以數月來的戰形而言，敵人在浙贛戰爭的進攻與退却中，在敵後的不斷「掃蕩」中，在佔領區域的「治安強化」中，都加緊了燒殺淫淫，搶劫掠奪的暴烈，幾無地不有，無時不有。為暴戾殘忍的獸行，搜集法西斯罪犯的證據，以便準備檢控世界控訴計，特將敵寇數月來最大暴行彙錄成冊，以備參攷。

燒

日寇暴行書不勝書，茲擇其最殘暴之燒、殺、淫、毒四種分別述之，其他搶劫掠奪不具論。

敵在浙贛戰爭中，進攻時即到處放火，如進攻上饒時，即以飛機數十架，投擲大量燒夷彈，致大火三日不絕。其於退却時或準備退却前，更是大肆放火。如敵在衢縣，松陽城內已呈動搖時，而在城內放火，在浙贛退却之前，即縱火焚屋，把該地燒成一片焦土。在整個浙贛戰爭中，我們從中央放的以下四則消息，即可窺見敵人放火焚燒的一斑：「此次敵軍進犯，在各地盤據兩月餘之久，敵騎到之處，無不燒城巨鎮，甚至荒僻村落，我軍先加洗劫，然後縱火焚燒，因之物資戶舍，蕩然殆盡，災情異常慘重。」（八月廿四日南城電）「敵軍此次在赤匪防地崩潰，所有浙贛鐵路沿線及其兩側城市村鎮，於其去法被守被迫放棄之前，皆遭毀滅。西起贛江姑河區之新淦、樟樹、崇仁、臨川、南城、貴溪、東鄉、鷹潭、上饒、廣豐，東至玉山、江山、常山一帶，敵騎所至，沿途寸草不留，查無人烟，致於敵軍之際，施以大火，一切公私建築，民間存糧及大他物資，悉被焚毀一空。南城、上饒、廣豐、江山等地，昔皆人烟稠密，今已一片瓦礫。記者於拍發此雷時，又聞我軍由天山東進衢州，遙見城內火光一片。」（八月廿六日上饒電）「這兩個簡單雷報中，我們就可以看見被燒區域之廣與被燒災情之重了。又，贛北敵於七月卅一日竄擾遂安縣，焚燒房屋，殘害居民，旬日又收九江長嶺一帶，毀民房千餘棟。

在敵後，日寇更實行「三光政策」，即燒光、殺光、搶光，要把寇蹄所到之處，變成「無人區」。為敵犯太行時，戰爭進行廿四日，「房屋全焚燬，財物損失，難以數計。……縣城南關被敵放火，連燒七日，房屋及貨物，悉付一炬。」（九月六日中央社電）「敵進攻武鄉，該縣有七十三村，受災者即達六十九村，赤區受災最重，耕牛、牲畜、農具等幾全被掠光或焚燬。在興縣第六區，燒門窗三百多扇，家具七百件，衣服四百餘件。」

赤區敵在阜平、靈壽、平山、盂縣、定縣、唐縣、五台等二十三縣的「掃蕩」中，被不完全統計，

被燒房屋才五萬餘間，阜平山一縣，就被燒房屋六萬餘間。被毀糧食五千八百五十八萬餘斤，被毀田
未五萬餘畝。前年敵兵冀東潘家峪大劫燒，計全村被燒房屋一千八百間，剩下的只是斷瓦頽垣。

殺

日寇屠殺我同胞，其悲慘之狀，真是歷古未有，茲舉其最慘者如下：

敵人五月十日佔領騰衝，當地人民相繼渡江以達雲南，惟自五月十八日起，渡船沉於江
底，避難人民至此大多露宿。二十一日，敵人竟跟蹤追至，捕我同胞五十餘人，綁於樹上，用刺刀亂殺亂戳
，同胞呼救之聲不絕，而婦女之攜抱幼子投於怒江者，不知凡幾。在浙贛戰役中，敵人是燒殺并行的。單以
浙省而言，據浙江省主席黃紹竑談此浙省兵燹損失，被調查人民被害者達一萬五千人，傷約五千人，失家一
萬二千餘，公私財產損失達四萬元以上。（十月二十七日中央社西平電）

敵人屠殺最慘者是在敵後，如八月廿三日中央社洛陽電：「趙城附近幸村各地敵，將無數幼童，填
塞水井內，卒遭淹死，慘不忍睹。」九月六日中央社洛陽電：「敵犯太行受重創而逃，統計戰爭進犯二
十四日中，民衆死傷極重。或大慘殺我同胞情形，方法不一，或被刀刺，或被焚死，或擲於山崖，或投於
井內，挖眼，剖腹，折肢，慘不忍言，而該城北之蓋頭泉村以南之東掌村，戶不及百，各村民衆被殺
者均在百餘左右。最可痛心者，婦女被擄強姦，姦後再殺。」

去年西北今年春季「掃蕩」中，單是與縣一縣，就被殺五九三人。該地有郭紹珍者，與早日已奴顏了
淚，也終於被殺了。

去年大同，自去年十一月起至今年八月，敵已大抵屠殺我同胞四次，先後共八百餘人。第一次在大東門外
沿樓三百九十六人，內有朔縣縣府財政科股長李運樹，大學生左雲芝。第二次敵又秘密捕殺一百餘人，
內有大同縣府主辦之師範學校校長于文仁。第三次又有八百多人被殺。第四次是敵人用火車載一百多
知識分子來，去後即音信杳矣。

八月間敵犯大行山區時，鍾足婦女及兒童，因逃不及，被殺者不計其數，僅桐峪街市中，被殺老弱
及兒童八十餘，暴屍街頭十餘日。後莊，王家峪村的老百姓，更無一逃生；三家峪瓦礫中，為石文士擊斃的
屍首共有六十多具；石門村一百人口，只剩一隻牲口逃出來。生武鄉交口地方，敵將小孩拖入廣場，以刺刀刺

入小孩腹中举起，讓小孩痛死，而獸兵則圍觀拍手取乐，石沙邨々長郭襄壹被敵逮捕，先用火燒大臉，繼則斷兩臂，再用刺刀刺死。對於抗日工作人員，被敵用煤油灌死者，更是不計大數；在武鄉石門村，敵以煤油澆在被俘者头上，燃火燒死，當時該村々長也被捕去，途中敵人以刺刀向他全身隨處走道割，真反到了体无完膚才倒斃在路旁。在三區檢馬村敵捉住一個留有長頭髮的人，便用繩索拴住他的頭髮，吊在樹上，扭動他的四肢，最後又懸一根一根折斷了，墜地死去。此外在各地搜山時，敵還常常燃火燒死或燒死懸在窑洞內的民众，如武鄉二區一個窑洞內就被燒死十九人，又水附近一個窑洞內被燒死五十多人。又武鄉東型唐村一老妪，聞敵逼近，即帶着兩個女兒向山上轉移，去一個狹窄的山路上，她們不幸遭遇了敵人，強姦的威脅使老妪失去了母雞護雛的能力，忍心將兩個親生愛女推下數丈的山岩，當時敵人見此，羞憤交集，於是扭着槍刺向老妪撲去，一分鐘後這位年老英勇的母親，也就躺在血泊中死去了；在上所述，武鄉受害最慘，尤以該縣東區為最，從不完全之統計，該區死傷於敵手者達一萬三千餘人，計被敵槍殺和俘殺死者男一萬零五百五十六人，女一百一十二人，受傷者男一千三百四十一人，女一千二百五十九人。為暴露敵寇屠殺之慘，我們看看以下這些具體數字吧：

本年八月二十五夜（即曆除夕的前夜），敵在冀東潘家峪村大加屠殺，全村被殺死者一千零三十五人，少兒童婦女有六百五十八人，負傷者八十四人，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下三百零三人，全廠慘死者三十餘人。

去年上半年，晉東南榆社、遼縣、黎城、武鄉、百陽、襄陵、陝縣等八縣，被殺人民三千一百八十餘人。敵人屠殺凶的慘狀，真是駭人听闻。例如有人在平定，昔陽、壽陽三縣去了四十餘日，所遇到的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是家破人亡的，沒有一個村莊不被敵人燒殺過，如有二百餘戶的韓增村（壽陽）已成一片瓦礫，荒草比人還高，全村罕見人影，原來的八百餘居民，在去年八月被敵慘殺後只剩六十四人，他們也均受傷或不敵不再在那兒居住，才苟存下來。在昔陽以西，情況更慘，幾年來五万多居民被殺死，拉走，或上傷病逃亡其原因，剩下者也不及一半了：

去年秋大掃蕩中，敵人在阜平、靈壽、平山、盂縣、定縣、唐縣、五台等廿三縣大加燒殺，從不完全之統計，人民被殺及傷者六十餘人。

在晉西北，去年掃蕩較少，但十六縣被殺的，也有二千八百餘人。

敌人杀戮之虐已駭人听闻，而杀戮之惨尤不可想像！有所谓「点火花」、「穿火眼」、「钉门板」等残酷法。据昔陽西的一位小学教员说：「敌杀人的方法，有三十几种，如磨刀，点天灯，四马分屍等是常用的。有一次一个被俘的情报员，被截成三段，还将屍体喂猪。盘县被捉去二十几个青年，鬼子强迫他们父母妻妹，架起乾柴来烧死他们的亲人。这个村庄现有四十多个没有丈夫的寡妇……」

去年秋末冬初，敌在滹沱河北岸的王兜流和东黄泥一带，曾将四十几个老弱妇孺包围起来，用机枪扫射，留有几名老弱，再用刺刀乱刺而死。在东黄泥村一个巷子裡，一家七口人全被砍成碎肉，街道上到处躺着血肉模糊的死屍。被砍开女人的肚腹，孩子的断肢残体，炸裂的白色脑浆，没有眼睛的头颅……

兵上面说过的去年黄、东潘家峪村的大屠杀，敌人把一千餘村民鞭打着赶到村西的西坑（一个一畝多寬已经乾涸了的大蓄水池）去，在潘惠林家的大院牆内空地上，堆滿柴火，毛毡、松木板、玉米糶等引火之物，将有八十餘同胞赶进院去，围上大门，用硫酸弹把这所院子烧着了，同时敌伪軍更用已在高炮架好的机枪向密集的人群扫射，人们被炸得倒下去了，漫天的烟火，轰击的枪声，雜着悲惨的号哭，声闻幾里以外！抛了没去認屍的人云：在这所大院子裡，是死屍盖着死尸，人们認尸也不清了，有的尸体舒起来，骨肉都酥々落々的折断了，一个小孩子只有上半截身子，还有一个头肢，肚腸，心臓都烧光了，只剩下一块约一尺長四寸寬的灰色肩骨！

敌人不但用枪刀杀死我同胞，用火烧死我同胞，而且更用大水淹我敌後軍民。在今年七月下旬，河北北嶽区各地大雨連綿，河水高漲，各河水直深入冀中平原。同时滹沱河、沙河、唐河、子牙河均猛漲，白洋淀水亦与堤平。敌为淹我冀中軍民，在沿河各岸，决堤放水向低窪区域橫溢，計白洋淀、滹沱河、滹龍河沿岸各堤，均同时潰决，肅寧以北至河間公路以南，安平、饒陽公路南二十餘里一带，沙河、滹沱河南之地區，唐河西岸漢保路，以及白洋淀滄石路西侧，与安国地区，悉成澤国，同因三百里平原，一片汪洋大水，房屋田園，悉遭淹没。且敌於决堤之後，復继之出擾，搶掠屠杀，毒淫婦女，无惡不作，故冀中民众，受害惨重！

敌人更惨无人道，甚至杀我婦孺来做祭祀！如本年夏，晋东平定敌人在渡城河建造石桥，

桥前设一木牌，不许人民通行，掘称：「须奉命踏桥典礼。」敌强迫当地找出三代不同之三代青年妇女踏桥，踏桥后，即用刀砍掉一对妇女之头作为祭礼。又平定阳泉某铸铁大炉前工贴，敌寇将十一岁男孩与一八九岁之女孩作为祭炉牲品，两孩童全身被铺缀缠起，灌以胶泥，投入熊熊的烈火中烧死！

在东北哈尔滨，日寇强迫百万工人之修飞机场，功成之后，大批人被活埋。

我们再从敌军的口中去看敌人屠杀的暴行吧。

披反战士兵梅田君云：「一次，一个二十左右的青年母亲，在日本军刺摧残下已闭上眼睛躺在血泊裡了，但她怀裡一个不满週岁的孩子还^法知的伏在她的胸口，拼命吮吸着她的乳头，日本军官都在旁边拍掌大笑，这真是何等残忍的已啊！」前年二月间，方山一个束着皮带的老百姓，就因为那皮带的缘故，日本军便令四十六个士兵，研起刺刀直向那个老百姓刺去，那人身上被戮了十几个窟窿。但日本军官便食士兵的结果，只有廿四个士兵的刺刀有血，他们立刻受到了嘉赏，头额的却被割了起来。这又是何等没有人性！「还有一次，昔阳的日警备队长抓了一个犯人，把他两脚捆了起来，然后嗅出特别训练好的吃人的狗，向着这人咬去，他用双手抵抗，队长又马上把他的双手捆了起来，狗就把这人啃得稀烂。」

其实敌人这种杀人方法，我们已经知道不知多少了，不过从敌军口中道出，更可见敌人罪行确实如山。

与敌人虐杀并行的就是敌人的酷刑。三月间敌在灵寿某村得一游击队员，敌人灌以很多冷水，肚子膨胀大了，然后仰卧地上，用板子来压，压的肚子裡面的水从口中射出。这种刑罚被叫做「人造自来水」。还有所谓「睡钉床」是在木板上钉满尖头铁钉，将受刑者裸身躺在上面，更用皮鞭抽，铁头在钉上乱滚。另有种种叫做「拉蛤蟆弓」，地上插把长刺刀，刀尖向上，将受刑者弯腰，刺刀紧接着肚皮，两手垂下，拉着手溜弹引线，为支持不了时，稍一向下，刺刀即扎进肚皮，稍一向上，手溜弹引线便被扯断，此种刑罚的苦痛与危险，一目了然的。

去年冬，身平敌人普实行水牢，把被捕者全身脱光，吊在九尺多深的坑中，坑中灌了一半水，因

为气候寒冷，如经过一夜，人便会活活冻死在冰裡。

据最近山西通讯，日本特务机关长清水立一曾设置所谓「置当坊」，尤惨绝人寰。所谓「置当坊」是把窗和门都堵寒透纹风不透，只有一个狗洞似的小孔，让人爬入。室内没有任何食品，因使嚼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吞自己的头髮，断死人的肉。这是如何的吓人听闻啊！

在华北敌佔区，敌寇有所谓「封锁沟」，敌人常在其「治安区内」强徵十二岁至六十岁的男女老幼去挖沟。东伙半村有一夜两个孩子遇到了，除摘脱光衣服，排成队互相打脸外，沟旁另外为这两个孩子预修了刑场。两把刺刀埋在地不露出八寸，将孩子从背射了的母亲身旁拖出来伏在土面，慢加上大石块，两个小生命一直支持了三点多钟。

去年秋去临城挖「治安沟」，有五十个壮丁的村庄，硬要派去一百名。从天明到黑夜，要挖掘十二八小时。一次，一个村子的老百姓，因为道路太远，去的稍迟了些，鬼子便勒令他们排成队，不论是父子叔侄，对着脸互相打嘴巴，一直打到流血时才停止，而鬼子们却坐在旁边拍巴掌大笑。

姦

姦淫婦女，是日寇最慘無人道的經常的暴行之一，已為全世界所週知。尤可痛者，日寇對我婦女同胞不僅橫施蹂躪，而且繼之以最殘酷的虐殺！此外，還有種種令人不能設想的獸行，真令人不忍勝書，我們只舉此最慘痛的實例來說吧！

今春敵在華北掃蕩時，到處大肆姦淫的獸行，對我婦女同胞除姦幼辱老，輪姦兇姦外，並以死逼民，兄姦其妹，侄姦其孀，甚至逼令子女姦其母。在武鄉交口鎮，婦女被姦者百四十餘人；姚莊一產婦被敵十三人輪姦至死；百家莊婦女四十餘人被姦，死十人，傷四人。三月中敵犯磧口時，捕虜我婦女十人，強迫伊等並排躺在五個坑上，供敵百餘輪姦，其中有十四歲幼女一名，與伊母躺在一起，因創痛難挨，高聲呼救，觸了敵怒，和她母親同被刺死。被俘之某老翁，因哀求敵寇釋放其侄女，敵兵大怒，竟強迫此老翁與其侄女成姦，老翁氣急，碰壁而死。

六月初敵犯汾陽方山太原中間北區時，大西川屯、監川等三處，被姦婦女十餘人。岔口、芝蘭兩處，十二歲至六十歲之婦女，無一倖免。

據北嶽一個婦女團體不完全的統計，敵「掃蕩」北嶽區時，對我女同胞之獸行，有如下種事實：阜平旁之西村，婦女被姦者數百人，在阜平方代口，一少婦被三十個敵共強姦後，用刺刀從陰道刺死；有的婦女被姦後被逼迫在陰道裏填滿谷子，有的在肚子上被亂戳至死，有的敵兵用趕麵杖在婦女身上來回滾弄，直到不省人事或死去，有的從鼻子裏灌冷水，有的把婦女吊在樹上用刀子把身上的皮剝去，並不使其即死。敵人姦淫有子之婦女，往往先將其懷抱中之孩子摔死或刺刀挑死，甚至把孩子的皮剝去，而在此慘痛情景中，敵兵反哈哈大笑。在某村，敵人逮捕很多青年婦女，令站隊登記，閉於一屋內，然後挨次点名拉去，而名之曰「逐鹿」，是為強姦之又一別名。金家口村一個十六歲女孩，被八個敵兵強姦而死。阜平某村六個敵兵強姦一個十一歲的女孩。敵除姦淫姦殺之外，並用各種方法侮辱婦女，如阜平老樹之敵，挑選三個年青婦女，強迫她們脫光衣服作飯，金家口村被捉去十幾個婦女，亦迫令脫去衣服，敵人則在四週用小石塊向她們拋擲取樂；有一婦女臨盆時，敵擁擠滿屋，觀產婦之痛苦以為樂。此外，敵更捕捉婦女運往東北，如敵在曲陽鄭家莊，用汽車搶運我婦女同胞四百二十七人，運往東北作妓女；在靈壽，敵逮捕婦女多人，於姦淫後將姿色美麗者運走。

晉西北吳縣，敵女湯婦女四百六十五名。

敵人在牛城村，一個晚上拉走一個不滿十四歲的女孩，她的全家人因為反抗被押到城裏去了。她走到村邊，死力抱住一顆大陽樹，咒罵着戲弄她的敵人，結果被刺而死。另外一個二十三歲的少婦被三個獸兵輪姦後，割去一個奶子挑在刺刀尖上，一連跑，一連狂笑狂喊：「大大的葡萄哇，大大的葡萄哇！」在行唐瓦仁村，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婆，也被五個獸兵輪姦而死。

去年秋末冬初，敵踴躍進了平山。在冷泉村，四十個婦女被剝光了衣服跳舞，野獸們在旁大笑一陣以後，用刺刀把她們一個一個從胸到腹剖了膛。在北洋溝，敵兵百餘輪姦三十個婦女，其中一部份也如上述情況一樣送了性命；另外一部份則被圍在一個堆有木柴的窑洞內，將点燃了的火把從洞外擲進去，她們被燒死得扭做一团，最後剩下的紅的白的肉塊，也黏結成堆。

敵人一方面實行慘無人道的姦淫姦殺等暴行，同時還最無恥的實行秘密欺騙極柔的詭計，如在晉西北，敵寇姦淫婦女之後，還發以二角到一元的農票。敵寇之陰險狡詐，真可說是登峰造極了！

在敵後如此，在其他地方，只要敵蹄踐踏之處，亦莫不大肆姦淫，如在浙贛戰爭中就是如此。據七月一日中央社西安電：「侵入贛東南一帶之敵，每抵一城後，即大肆姦淫虜掠，臨川南城餘江等縣婦女被姦尤多。」又同月廿一日西安電：「贛敵此次犯宜黃南城等地，其所施行之貫毒辣殘暴行為，令人髮指……四強姦婦女已成爲一貫欺行，無論老幼均不能倖免，敵並於強姦後殺死投之水內。」

此外，敵人更誘掠我同胞，公開買賣，如今良敵在平定搶我婦女甚夥，不分老幼，裝進袋中，實行「投彩」。彩票售五元一張，誘使偽軍漢奸及老百姓買彩票，憑號取「彩」，領回作老婆。井陘亦有類似情形，用草蓆將捉獲之婦女捲起出賣。有一偽軍，以三百元買一妻，不意從蓆筒中拉出來者，乃自己親生母親，母子二人抱頭大哭。

白寇更用「道卦」等會內及宗教組織誘騙農村婦女走入敵佔區，入後敵偽即加以逮捕，除強姦利用外，把稍有姿色者強迫爲公營娼妓，餘則標價拍賣，年青者每名百餘元，中年者每名四五十元，在石家莊曾造成了熱鬧的「人市」。

毒

放毒也是日寇殘殺我國軍民最慘酷的暴行，據六月六日華盛頓路透社電：「在過去五年內，日軍在中國戰場使用毒氣，不下千餘次。」關於日寇此種違反人道與國際公法的罪行，美總統羅斯福曾一再警告日寇，如六月五日羅斯福在華盛頓，發出一度厲而坦白的遺責謂：「日本曾在中国各前線使用毒氣。苟日本堅欲為之，美國將予報復。」可是，不管美國如何一再警告，而日寇仍置若罔聞。

日寇放毒罪行，在今年浙贛戰役中，在敵後「掃蕩」中是不不少的，舉其甚者如下：

在浙贛戰爭中，敵人進攻金華時，曾屢次使用毒彈。毒瓦斯。據中央社八月十九日軍委會發表鉛山電：「此次浙贛邊境江西南南戰鬥，我俘獲敵軍渡邊鎮男一名，據供稱：(一)日軍每師團通常配有化學兵五十名，毒氣罐二十筒，並分別配屬於各聯隊，各大隊，必要時則臨時增加。(二)日軍所攜砲彈有五分之三係毒氣彈。(三)施放毒氣，通常為窒息性，糜爛性，噴嚏性等語。」

在敵後，敵人放毒罪行更是常有的。

六月二十八日日寇調集三百餘人，進攻河北定縣之北坦村，附近十餘村莊人民八百餘人紛向北坦村地道中隱避，當他們進入地道後，日寇反復找到了地道入口處，將大量窒息性瓦斯放進去，於是此八百餘無辜同胞大部份為婦女，兒童，嬰孩全部被毒斃命。

在晉北敵佔領區域，敵曾有計劃的強迫民衆繳納老鼠，蒼蠅，虱子，喂以鼠疫霍亂菌，在進犯時散放，或嚇使漢奸潛入後方散放。四月初，敵屢令華北佔領區老百姓，繳納鬍鬚，鷄毛，老鼠。鬍鬚不論老少，每人交二兩，鷄毛每兩交二兩，老鼠每人交兩隻，不能交出者，常用白銀代替。(據云每隻老鼠折合白銀一元四角)廣靈偽縣政府，下令各村，每戶交虱子臭虫各五千，渾源應景各偽縣政府，亦有同樣的「命令」。

二月間敵進犯晉西北時，曾施放鼠疫菌，其蔓延所及，遠達榆林。

在綏西臨河一帶，敵也放過毒菌，今春綏西帶鼠疫蔓延月餘，即為日寇傳播的私子。

三月間敵進攻河北無極，深澤地區時，曾散發過帶有出血敗血症的鼠疫症的老鼠，幸及早發覺，未嘗蔓延。

四月間敵「掃蕩」太行山區時，在清漳河下游武鄉以東及涉縣一帶，曾投放大批糜爛性毒氣于各村家俱上，民衆多有誤中毒氣，以致遍身紅腫潰爛者。涉縣河店一個水井內，發現敵人放了毒藥，人畜喝下，立刻死去。糜爛性毒瓦斯多放在門板，炕席，糧食或柴草上，稍一接觸，身上就紅腫糜爛。井陘薛家山村敵人組

織的「愛護村」，三月初旬發現，凡吃了敵人煮下之食盐的，大都鼻孔流血，面部浮腫，終至爛死。

日寇放毒罪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計劃的，據七月十七日中央社華盛頓合眾電：「韓國左派發言人韓吉蘇發表聲明稱：日軍有使用「細菌彈」之可能。其黨內人員發現日方之印刷品中，包括有使用細菌進攻之計劃一項，以為取得最後勝利之可能辦法。」

這裏附帶說一個與敵人放毒罪行有聯系的向題，就是敵人的毒化政策，據八月二十日中央社發表內政部消息：「豫省敵偽規定彰德等八縣為私烟區域，計彰德三萬畝，湯陰八畝，武安五畝，清縣二千畝，鹿邑七千畝，八縣合計六萬畝。」皖北宿縣敵近大批收買雅片，提煉海洛英，運滬臨區出售，並引誘民衆吸食，以遂其毒化陰謀。三敵偽在臺灣每月可製雅片膏一萬五千六百餘兩，廈門每月亦可出產一萬餘兩，秘密運銷各地，更用流氓漁船，挾帶烟毒，潛入海澄、龍溪等沿海地區銷售。又八月十七日中央社發表內政部消息：「察哈爾省敵偽以雅片為收入大宗，令各縣普遍種植，並置清查署，專事清查烟地，視察烟苗，徵收烟稅，收買烟土。各縣皆設有清查分署，張垣及各縣城大市鎮均設有雅片配合所，出售雅片，偽政府更以每兩四元至八元之官價，收買大批烟土，航運上海等地，高價轉售。又敵寇在鄂西游擊區之政治活動，以吳亞會為有力之單位，其經費來源，以雅片公賣為主，並訂有雅片專賣處要領，在各縣區鄉鎮普遍推銷，假戒烟之名，行毒化之實，用心至為殘酷。」

當敵寇盤據晉西北偏南時，曾厲行毒化政策，初時從別處運來罌粟子散給民衆，強迫種植，收割以後，即成立官膏局，專門買賣大烟，引誘民衆吸食。偏南和樓溝堡附近十里內種植大烟之田地，即達四百五十畝之多，有些村子吸食大烟之戶口，竟達全數三分之二，因此項家溝產者甚多。

敵寇罪行，真是罄竹難書，而且敵人越接近死亡，便越發變得狂暴，我們應當經常的系統的揭發敵寇的暴行，其目的則在於：

第一、暴露敵人的罪行，就是向全人類宣佈敵人的罪惡。

第二、暴露敌人的罪行，就是要激起全民族的义愤，坚定抗战必胜必成的信心，为死难及被辱同胞复仇。

第三、暴露敌人的罪行，就是向同盟国及全人类宣布敌人的罪状，以便以此去审判敌人，惩罚敌人。

第四、暴露敌人的罪行，就是要进一步准备向列日寇犯罪者的名单，以便将来指名向同盟国联合审判机构控诉，使日寇一切罪魁祸首，均果均付诸世界公判，明正典刑！

最近我国舆论也日益注意这一个重大问题，如十月二十八日大公报社论「日本战罪及与纳粹同科」中，即向英美苏各同盟国控诉战争罪犯的三法，并提出「我们也要乘此机会，建议政府，指定负责机构，专门调查暴日的罪行。每一战线的罪行，及所有指掸罪状的指掸官，都调查清楚，记录正确，目前报刊，决不容许，战时亦必分别刊出，明正典刑。」

完